

如烟往事

一九六九年北京奇遇

1969年的春季和夏季,我两次出差到北京,都是头天下午在南京站乘14次特快列车、第二天上午11时到达北京站。

我第一次去北京了火车,头发耳孔里全是火车头飘落的黑灰。车站水龙头有热水,就着热水把头脸美美地冲洗一番,容光焕发。不过在春季里算是白洗了,一出车站大厅,天地玄黄,沙尘飞扬。路上行人,男的戴着帽子口罩女的头脸裹在纱巾里,被沙尘刮得灰头土脸的都是外地来京人员。我乘无轨电车到西直门内大街,住进冶金部招待所。

这西直门内大街向东是新街口,往西是西直门。西直门城楼两边的城墙早已拆除,城楼连着瓮城像一座孤零零的城堡。城楼三层重檐,巍然凌空,气势非凡。我刚来的时候,看见在城楼的周围搭起了脚手架,工人在上面揭屋瓦。听路人闲谈整座城楼将被拆除,这地方要修地铁。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,城楼上的砖瓦已经拆完,呈现出座高耸的木构房架。一台长臂吊车正在拉拽硕大的房梁,几百年的古建筑发出“吱呀呀”沉闷的叫声。看在眼里真替它惋惜。

七月里我第二次来京,仍然住在原来的招待所,工作地点在城外,每天来去都经过西直门。城堡已经消失,瓮城只剩下一圈2米高的土堆,土堆上散落着城砖。在土堆的外圆正中位置兀立着一座残破的城门,我每天来去都看到,没把它当一回事。一天下午,我和北京的同事坐车回城,经过西直门废墟时,同事指着那座破城门说是元朝的建筑。他说推土机拆西直门瓮城的时候,推出了许多小城砖,比明朝的城砖薄,便停止了施工,经过考古人员发掘,搞清楚了这是元大都的“和义门”瓮城城门。工地上没有隔离栅栏,砖石堆上人来人往都是看热闹的。

我下车没回招待所,径直奔“和义门”看热闹。这元朝的城门比明朝的西直门小了一号,跟一般县城的城门差不多。朝城楼上望去,有三间断壁残垣,那上面禁止攀登。我在城门洞里来回走了几趟,梦回大元,实实在在体验了一番穿越到六百年前的感觉。三年后,复刊的《考古》杂志第一期上刊载了考察结论:“1969年夏,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的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,城门洞内青灰皮上刻划的题记,说

明它正是公元1358年加筑的。瓮城建成后仅10年元朝就灭亡了,到了明朝仍然继续使用了六十五年,到正统元年(1436年)重建北京各城门时才被包人西直门下的城墙内。这座城门的建筑是从唐宋‘过梁式’木构城门发展到明清砖券城门的过渡形式”。

从西直门工地回到招待所房间,我连忙做笔记,住对面床的“老革命”提醒我食堂要下班了,快去打饭。“老革命”是山西一家有色企业的工会主席,年近50岁,圆圆的脸上散落着浅淡麻点,对人十分和蔼。通过闲聊,知道他1938年参加革命队伍打鬼子。我们都喊他“老革命”,他亦笑应。一次聊到我们年轻人爱睡懒觉,他说他年轻时行军打仗,从没睡过一个囫圄觉。16岁那年,一次奉命送重要信件,路途远,送达时间紧迫,他一天一夜没敢合眼。任务完成后在返回的路上竟自躺在壕沟里睡着了,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,醒过来怀里还搂着小马枪。虽然没有遇到危险,想想还是后怕。

房间住四个人,那两位办完事回去了,没有新人入住,只剩下我和“老革命”。他是来北京看病的,处在休养状态。我们朝夕相处近一个月,高兴起来开玩笑,我没把他当领导也不分老小。他知道我在北京的工作即将结束,问我在北京可照相了,他说他有相机,是德国产的,性能不错,能自动测光给出光圈。我当然想拍照,他嘱咐我买“120”胶卷。星期天吃罢早饭,“老革命”将相机挎在肩上,我们先去天安门广场。八月的北京景色很美,艳阳高照,天空碧蓝。屋里屋外是两个世界。凡是有树荫或遮阳棚的地方就凉爽,露天广场则炎热难当。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到中山公园、北海公园,最后转到景山公园。景点冷冷清清,有几个游客,自带照相机的只有我们。那是个非常时期,故宫不开放。“老革命”说进不去就从外边看看吧。他领着我登上景山山顶,从山顶俯瞰故宫,黄琉璃瓦宫殿群金光耀眼,“老革命”让我背对神武门拍了一张故宫全景。

终于要离开北京了,我依依不舍地同“老革命”道别,乘13次特快列车南归。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,但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他。进入新世纪,一次我在接待山西那家有色企业的到访人员时,向他们打听“老革命”的情况,让我失落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见过他,有的只是听说过这位老领导,还听说他已经去世了。

几年前,我还没有跑步时,偶尔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收听到村上春树的《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,对书中的诸多观点颇感共鸣,便买来纸质书。书中的村上春树很随性、很贴心,我很喜欢,将其置于案边,它成了我跑步的诗意渊源。

时隔几年,我终于决定跑步时,正是我“阳了”之后。那会儿我走路心慌,气喘得厉害,咳嗽得厉害,这才意识到健康的宝贵。当一个人决心开启一项运动时,必须客观真诚地评估自己,能否执行?能否坚持?我意识到自己很懒且性情随心所欲,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跑步,因为它是一项能随时随地就能进行的运动。

地点选在离家百米之外的小广场。这里离家近,便于执行跑步计划。这里环境宽敞、雅致,周围遍布着四季花木,每一季都有一种或几种花开——遗憾的是广场不大,一圈下来大概是二百米。“开始”是痛苦的,呼吸急促,喉咙就像吹风机的机口,脑中一片空白,下肺叶钝痛,没跑几圈就不想看手机上的跑步软件,看看自己跑了多少米,距离自己既定的目标相距多少。我一度想放弃,自己何必为难自己?

然而,我挺了过来!在极度不适、极度矛盾、极度挣扎中挺了过来。靠着单薄的意志力,靠着一次次自我鼓励,自我呐喊,自我颁奖,我一次次完成了既定目标。在最难熬的时候,意志一次次让我再坚持一会,不给自己歇脚的理由。把大目标切割成一个个小目标,某棵树、某个座椅、某个颜色不同的地砖……

很喜欢一句话:“种一棵树,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,其次是现在”。十

滴水崖

曾国藩说:“常存敬畏之心,则是载福之道也”。一个人存有敬畏之心,胸中就有方向,就能自觉地约束自己,做自己该做的事,站得更高,走得更远。

敬畏什么?当然很多,比如敬畏自然、敬畏生命、敬畏法律、敬畏天道等等,我想还不够,起码应加上敬畏时代。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,也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时代。对于时代,我们唯有敬畏,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。

敬畏时代,应持乐观的心态。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,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对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描述:“那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;那是智慧的时代,也是愚蠢的时代”,因此,无论你生逢其时,还是生不逢时,都应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,去奋斗去生活,一味抱怨愤懑是没有未来的。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,没有正常俸禄薪水,没有房子住,一大家子吃饭都成了问题,但他苦中作乐,依旧潇洒,他脱下文人的长袍,穿上农夫的短打,自己动手,开荒种



蓬勃 周文静 摄

敬畏时代

□陈邦元

地,修造茅舍,发明了东坡肉,写下了《猪肉颂》。他在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中写道: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”,这是何等自信开明通透。现存苏东坡作品四分之一出自于生活困难时期的黄州,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等。诗人汪国真希望我们: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,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”。

敬畏时代,应保勤俭的品质。任何时代的资源都是有限的,再富有的时代,财富也不可能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,唯有勤奋,才能创造财富,唯有节俭,才能涵养人的德行,家败离不得一个“奢”字,人败离不得一个“逸”字。无论你出身在贫穷的时代,还是出身在富裕的时代,勤俭都是最可贵的品质,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败由奢”,我们提倡实干兴邦、光盘行动,就是要我们的人民保持勤俭的品质。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”。我们今天依然要提倡艰苦奋斗,当然并不是要求人们像过去那样天天粗茶淡饭、穿衣补丁加补丁,而是希望人们不忘艰苦奋斗所蕴涵的理想主义、克服困难的精,引导人们适度消费,

不铺张,不浪费,树立省下一张纸,多添一片绿的意识。

敬畏时代,应养浩然之气。任何时代有光明面,也会有阴暗面,只是光明面多,还是阴暗多而已。面对阴暗面,需要那些拥有浩然之气的人去揭露、去批判,拥有浩然之气的人即使面对重重邪恶,即使周遭都是黑暗,心中也有大气象,勇于负责,敢于担当,挺立于天地之间,这是一个人的精神“脊梁”,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天然“屏障”,正如苏轼所言: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。王阳明是一位拥有浩然之气的人,明武宗当政时,太监刘瑾权倾天下,被称之为“立皇帝”。1506年,众大臣弹劾刘瑾,反被心狠手辣的刘瑾罢官坐牢,于是许多人选择明哲保身,王阳明则选择了伸张正义,写信给正德皇帝(明武宗朱厚照),列举刘瑾种种罪恶,结果也被打40军棍,关进锦衣卫大牢。此时刘瑾向王阳明递来“橄榄枝”,希望与王阳明和解,王阳明依旧不妥协,最终被流放贵州龙场。流放龙场期间,王阳明遭受众多磨难,甚至遭到刘瑾派人追杀,但他依然挺立,获得了当地居民和官绅的折服。在龙场,他潜心研学,终于龙场悟道,创立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,造就了他精神的伟岸和人格的魅力,正

因为他两肩正气,被后人视为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楷模。

敬畏时代,应思时代之问。不同的时代,时代之问各不相同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,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,时代之问是“如何破坏一个旧世界,建设一个新世界?”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之问是“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?”这是每一位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应关注和思考的问题,进而积极投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。也许有人会说,我们都是凡夫俗子,“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广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名的一滴”,这个问题应该是大人物关注的问题,与我们无关,但不要忘记,你“这一滴雨水中,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”,你思考了这个问题,你就会自觉投身伟大的实践,实现你人生的价值,在时代面前,每一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。哲人黑格尔说:“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,他们才有希望,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,注定没有未来”。

我们唯有敬畏时代,才会主动顺应时代,积极参与创造时代,从而活出人生的精彩。

山村,有村庄和有人烟的地方,必有几片竹子,尤其是新时代的绿色环保深入人心,更使山村竹林翠绿葱葱。春风一吹,春天的雨,悄咪咪落下。天地被画笔加深了颜色,我居住在天门镇西垅村的后山区,湿润润的。山上各种落叶树林,在雨中渐次绿起来,山沟里,荒地中,多品种野生竹子和各种的粗圆挺拔的毛竹,加深了浓绿,看起来似绿雾缭绕。清澈的流水声音,从深深的沟壑之中,翠竹脚下,一直流到青通河,汇入长江。

深春雨后,竹笋破土而出,竹林成为孕育新生命的护床。新笋出土,平平整整的土地,黄昏时,还风平浪静,次日晨曦时分,一个个小土包悄悄隆起。生命是一场庄严的旅程,伴随着痛苦,夹杂了欣喜,艰辛拱出地面。竹笋拱出地面的小土包慢慢破裂,像是东风狠狠地刮过肌肤,有了细细密密的裂纹。一个嫩黄的笋芽,用它娇柔的头颅,挤破坚硬的土层,颤颤巍巍地站在大地之上,毛茸茸的笋尖,顶着一点泥土,还有竹林的雨露,实像幼童稚气和天真无畏的模样。这种野生竹子的品种繁多,就我知道的,有如下几种,水竹笋,老竹笋,苦竹笋,这是对漫山遍野的野生翠竹而言。更重要的是这些野生翠竹和人们栽植的桂竹、大毛竹一样,每条根都有等距离的竹节,根伸得越长,竹节就越多。继续有春笋冒出地面,渐成碧绿,欣欣地高起来,纤细细细地在风雨中轻摇,挤在竹林中疯长,像春笋小荷抢着露水面。

乡村的孩子都馋嘴,但也牢牢记住了大人的嘱托,不可伤笋毁竹,翠竹承包到户后,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竹林,一边要遏制自己的嘴里的馋虫,一边还小心看护,防别的孩子偷了笋子吃。眼看竹笋像那吃风露便能补充沛元气的仙人,一面向上撑着个头,一面脱掉层层笋衣,笋老成竹,这才放下心来,因为竹拥有天然的环保外,还能给乡村经济振兴推波助澜,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,这就意味着靠山养山,靠山吃山,靠山致富。

春末夏初之际,山野里翠竹密密麻麻,一片翠绿。刮风时,翠竹发出细密动听的声音,赶走了山村竹林里的寂寞,带来了小山村的热闹,像一番别样的风韵。野生毛竹和栽植的粗壮挺拔冲破云天的粗毛竹,桂竹一样,过了农历七月十五之后,当当年的翠竹和隔年生的翠竹一样,经久耐用,野生翠竹可以用来编织竹篮、箩筐、鸡罩、套箕等销售市场,还可以支撑攀援蔬菜,如瓠子、豆角、黄瓜等诸类作物的棚架,总与“农工”亲切,为农人共同富裕奔小康添砖加瓦。那粗壮挺拔的大毛竹用途更广,如用来编织家用席子,天热睡在上面光滑透亮,沁人心脾。

西垅这地方处处有翠竹,山坡、荒地、沟汊都有。清晨,长出的新竹夹杂在老竹中,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,像一群乖巧的孩子围在母亲身旁,温馨无比。露水的浪花,溅湿了翠竹的裙摆,也溅湿了只只试飞的小鸟翅膀上的羽毛。

山村翠竹

□董四友

在河之洲

□鲍安顺

躺在夏日河滩上,眺望一水相隔的河之洲,脑海里突然想到,那雉鸣鸟儿在叫,那是古典的叫声,古老的神往,就在对岸小洲上,树林里,草地点,叫得亲切,叫得欢畅,叫得让我心动。我想,那鸟儿,筑巢于河之洲,千年已久,让我想象到时光如水,尘嚣断绝,那洲上的安静,洲上的心驰神往,游弋而来,让我听见风声,也听见歌声,还有浪花声。遥想洲上,参差荇菜,婆娑起舞,两岸采摘的淑女,倩影约约,她们身穿摆动的裙裾,隐隐如约,仿佛河中的水草,悠然摇曳,生动无比。有时,轻浪拍岸,那鸟叫的声音,轻松起伏,悠声荡漾,在芦苇环绕的水之洲,在洲上的小树林里,清晰听到。我想,我的想象缘洲而起,因水而生,也因水远逝,遥远而亲切。

浪在摇,洲在晃,我看见阳光在小洲上,柔柔地洒落,像女性的温情之手,抚摸睡梦,那婴儿般的安静,祥和无声,天籁入心。柔柔的夏日洲上,让我心生恍惚,犹如梦里醒来,迷茫茫然,辗转反侧,像在梦里见到琴瑟之友,看到浪花之恋,寂寞之舞。我在眺望之间,“左右采之”,偷窥时光遥远的窈窕淑女,钟鼓击乐,风情画卷,体会着爱情的传奇,遥远浪漫,美轮美奂,妙不可言。

看着夏之洲,想着《诗经》里的诗歌: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

女,君子好逑。”这也是一首古典音乐,在久远年代,唱得风声水起,一直传唱至今,感人肺腑,动人心魄。那歌词的浪漫,有着音乐的节奏,渗透风骨,悠然了几千年,有着千年民俗的热情,民谣朴素的亲切,传递着生存的沧桑,生命的人情冷暖,还有典雅的爱情风韵。那歌词里,音乐中,让我想到了淑女秦罗敷,她“指如削葱根,口如含朱丹”,她采桑的身影,在乐府《陌上桑》里,在《孔雀东南飞》里,成为中国美女的经典记忆,幽灵般圣洁,扑朔迷离。

我还想到,刘兰芝与焦仲卿,他们也在古典音乐里,在古代诗歌里,悄然陨落,那梦结连理的爱,让人深不可测,化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喜鹊开花,梦一般的传奇神话,让爱情醉人醉心,有着千年不变的凄美,深不见底的圣洁,高深莫测的相思。忽然,我又联想起陆游与唐婉,他们在寂寞沈园里,悄然相遇,彼此悲叹人生,悔恨不能长相厮守,那情感的无奈,让他们愧不敢当,情天恨海,痛彻心扉。是啊,那种共同渴望爱情的向往,成为了绝望后,也只能扼腕长叹,化成了悲伤的《钗头凤》,成为爱情绝唱,圣洁至美的心灵绝响,心有灵犀的伤情佳话。

是呀,“罗敷喜蚕桑,采桑城南隅”,那罗敷采桑,在城南之隅,看河

水荡漾,夏日洲头,总让我想象在水一方,梦源流长,那伊人的情怀,劳燕南飞。我心灵的驿动,在采桑之地,也在四面八方,招之即来。我还想,那梁山伯与祝英台,双双化蝶,比翼双飞,眸子清明如镜,能辨明是非,知晓善恶,看清人世烟雨,风尘人情;她拥有热忱之心,质朴善良,慷慨豪迈;让人怜爱;她诗心可喜,也可嘉,更可敬,面对爱情时,她葬花殒命,爱之心,哀之切,莫大于心死。林黛玉的命运,让我想到《倾城之恋》中的范柳原与白流苏,他们的悲,在如风中呜咽,清响空幽。我还想到《边城》里的傩送与翠翠,他们的凄婉故事,似寒冷的河水,流过了绝望的身心,却让人欣然神往,感觉无限美好。

夏日,在河之洲,河湾在眼里流逝,让我眼眶里的泪水,长流不息,像雨水落在水面,打在荷花的浮叶上,草地上,岸畔枝头上,伴着清晰的鸟鸣,缠绵至极。那种风景,阴若静水,水草般游离,让我看到木船上的钓者,水边风中招展的柳枝,天空的白鹭飞翔……那些画面,犹如塞外苍凉,寂寥空旷,像白山黑水的梦境,牛羊奔驰的草原,浅浅河岸的流水,水天相接,芳草萋萋,苍凉美好。



向光的人 画家刘小婧